

國

語

卷四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 昭公

韋氏解

士景伯如楚
景伯彌牟如晉理官也
叔魚爲贊理
叔魚羊舌
官也傳曰叔魚攝理
其佐也
楚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奔晉與之鄆爭鄆田之疆界也雍子納
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鄆爭鄆田之疆界也雍子納
其女於叔魚以求直
不直故納其女
邢侯與雍子爭田
大子皆晉
魚抑邢侯
抑枉也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
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陳尸
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
鬻賣也雍子賈之以其
戮爲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
鬻賣也雍子賈之以其
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
官司寇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
中回平邪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
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
施効也而尸叔魚與雍子於

市死

時在昭十四年

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

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狄鮮虞也鼓

自魯昭十五年在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

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

利爵賞也

夫守而二心姦之

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

盈滿也

且夫

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

憾恨也

晉豈其無恨者

豈無也是我以

鼓教吾邊鄙貳也

貳心也

夫事君者量力而進

進取也

能則退不以安賈貳

賈市也

謂不勞師而得鼓

不令軍吏呼城儆

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傳著也

中行伯旣克以鼓子苑支

來苑反支鼓子

鷩也

穆子既克鼓以鷩歸

既獻而之其後又叛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

鷩歸使涉伐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

僚官也

鼓子之

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

釐將妻子

軍吏執之辭曰我

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徙

也

臣何賴於鼓

賴利也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

君謂涉仇爾

心事君吾定而祿爵

而女也定安也

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

未委質於晉之鼓也

質費也士費雖委費而退

臣聞之委質爲

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

古之法也烈明

敢卽私利以煩司寇而

君有烈名臣無叛質

也烈明

敢卽私利以煩司寇而

亂舊法其若不虞何

卽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謂

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舊法

冊死之法若臣皆如是將有不

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也

穆子歎而謂其左

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

吾當修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

乃

使行旣獻

旣獻功也

言於公

言釐之賢於公公昭公之子去疾也

與鼓子

田於河陰

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也

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

范宣子之子士鞅聘在魯昭二十二年

問具山敖山

魯人以其鄉對

言其鄉之山也

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

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之庶子武公敖獻子歸
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
爲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
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禮人之
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
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娶於范氏

董叔范宣子之女

叔向曰范氏富盍

已乎

言富必驕驕必
陵人已止也

曰欲爲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爲援助

他日

董祁惄於范獻子

祁董叔之妻獻子之母范姓祁名也

曰不吾敬也獻
子執而紡於庭之槐

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

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
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驁臣五人我無一何也

簡子晉卿

獻子文子之後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孟叔向曰子不欲

魯大夫仲孫蔑廟臣捍難之士孟叔向曰子不欲

也若欲之睂也待交捽可也

此言欲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

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

請納賂於魏獻子

獻子將許之

獻子晉正卿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

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也爲訟者納賂也

閭沒謂叔

寬曰與子諫乎

閭沒閭明皆晉大夫傳曰魏戊使二子叔襄

吾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

主獻子不貪財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病也

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閭明

叔襄在召之使佐食

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

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閒而三

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

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

歎主之旣已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饋而

已是以三歎

屬適小飽足則自節止也

獻子曰善乃辭

梗陽人

逆獻二子善能覺諭而不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

下邑晉邑董安于

趙簡子家臣

周禮曰戰功曰多魯

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

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

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

晉功趙力戰有功

趙簡子賞之辭受也

不辭固賞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立

義於諸侯

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爲義

而主弗志

志識也

及臣之壯

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

耆致也司馬掌兵

苛慝不產及臣之

長也端委韞帶以隨宰

人民無二心端貌也韞章蔽膝委

也

宰也大帶也

今臣一曰爲狂疾而曰必賞女

言戰鬪爲凶事

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

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

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尹鐸簡子家臣晉趙氏邑爲治也

請曰以爲

繭絲乎抑爲保鄣乎

繭絲賦稅保鄣捍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簡子

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

損其戶則民

簡子誠襄子

之子無恤

之子簡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

爲遠必以爲歸

所謂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

其壘培

墮壞也

壘荀寅士吉

射

吾將往焉若見壘培

是見寅與吉射也

壘擊

尹鐸往而增之

增高其壘

子如晉陽見壘怒

既不墮又

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

夫辭之

辭請不可也

曰是昭余讎也

昭明也

郵無正進

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

曰昔先主文子少豐於難

難子

謂莊姬之譏趙武豐猶離也

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兒之二兄趙同趙

括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兒之二兄趙同趙

括景公殺之女子從莊姬於公宮

有孝德以出在公族

爲公族大夫

有恭德以升在位

位在卿上

有溫德以成其名譽

有武德以羞爲正卿

羞進也

而去其師保

在公宮故

失趙氏之典刑

刑法也

典常也

基於

其身以克復其所

基於身始也

能復其先更修之

宮

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

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

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

也學教

擇言以教子

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

苟士之難

父兄也

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

戒懼足當師保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

也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

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微無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爲免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

伯樂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

得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

自如意也怨所

前也 我亦 衣也 晉中行寅范吉叔以期歌叛齊鄭

鐵衛地弢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弗齊奠
與之魯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
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伏弢上猶能擊鼓面汙血曰貉血子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莊公衛靈公太子
蒯瞶圖殺少君不

成奔晉。君子許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列土九
之時爲簡子。」車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列土九
教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
爲簡子御

曰吾兩鞍將絕吾能止之鞍韁也 徐行故不能止馬 今日之事乘樂也 才

我上之次也。言於駕而乘材兩轍皆絕橫木也。

禱謂樂戰時請福也曰曾孫崩曠以諒趙鞅之故三召崩也皇太也則且喪反

諱也。敢昭告于皇祖文王。康叔之父烈祖康叔。

贊文言有文德也。襄公之考，昭考靈公，明

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折骨無絕筋無骨無折骨

無面傷傷面無敗用用其無隕懼也越死不敢謂不五中華書局點

敢請歸之神也

爲志父

子曰志父寄也

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反國

故改請也

父

簡子曰志父寄也

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反國

趙簡子田于郿

郿晉君

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

史黯晉大

夫史墨時爲簡子

史門君囿門

史

簡子見之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

欲試之茲囿

茲此

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

從不順

言君從臣從君

法

主將適郿而麓不聞

麓主君苑囿

林之木衡

臣敢煩當日

當日直日也

言主將之君園

麓守之

也

臣

敢煩當日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

主之直日

簡子乃還

也

自白也

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

少室周

簡子聞牛談有力牛

談

簡子請與之戲

戲角力也

弗勝致右焉

致於談

右簡子許之使

少室周爲宰

宰家也

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

范中行吉射

史黯侍曰

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

又何問焉對曰

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

諫過匡救其惡賞善

將順

美薦可

而替否

薦進也

替去也

傳曰君所

謂可

君所

謂可

君所

獻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否

以成其所

謂可

君所

謂可

君所

謂可

君所

謂可

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

死難也

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

其君使至於難

難謂爲亂見逐伐君而

敗事在魯定公哀公時

君出在外

以朝

歌叛魯哀五年又奔齊

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

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使立於外

立於外有爵

死而後止何日以來

立於他國也

若來乃非良臣也

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

馳茲晉大夫

曰東方之士孰爲

愈

愈也賢

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

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小日蛤大日蜃

皆介物

龜

鼈

魚鼈莫不能化

化謂蛇成

鼈

龜

唯人不

能哀夫

竇犨侍

竇犨

晉大夫也

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从人

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

不哀

登高也

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

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

爲畎畝之勤

子皆純色

爲儀

諭二後

當爲祭主在於宗廟

今反放逐畎畝之中亦是人之化也

人之化也

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

襄子晉正卿

簡子之子

無

春秋後伐狄在

勝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

狄二邑

遽人來告

遽傳

襄子

將食尋飯有恐色

侍者曰狗之事大矣

大謂勝

而主

壹

之色不怡何也

怡悅

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

純也

而

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寇故曰非福致非德不當雍當猶德者任以福祿爲龢樂也雍不爲幸能龢樂則不爲幸

吾是以懼

智宣子將以瑤爲後

智宣子晉卿荀躉之子甲族宣子之庶子也

曰不如宵也

智果晉大夫智氏之族宣子之庶子也

宣子曰宵也恨恨

人也房不從對曰宵之恨在面瑤之恨在心心恨敗國面

恨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不仁美鬢

長大則賢

鬢髮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

巧文辯惠則賢

巧文辭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待猶假也

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

氏

氏太史掌

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知其

智襄子爲室美

襄子美也智伯瑤

士苗夕焉

士苗智伯家夕往也

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嶮也原陸也言其高峻不安故不生草木肥言上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兩興不以土入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與之合遂滅智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晉陽三年智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名地

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莊子之子虎段規魏桓子智伯國晉大夫之族夫

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所言此異聞與夫郤氏有車轍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軼而

轍既矯嬖於厲公而滅趙有孟姬之讒

趙趙同括也

孟姬趙文子

之母莊姬也莊姬通於趙嬰嬰兄同括放之

孟欒有

叔祁之惄

賓通盈患之祁想之於宣子之女盈之母與老州

范中行有亟治之難

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中行

寅與范氏相睦故皋夷謀逐

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中行

之曰一人三失

失人也怨豈在明

明著不見是圖

見

也未形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

或大而亦不在小

禍難

也於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物事今主一宴而

恥人之君相

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

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蟻蟻蜂蠭皆能害人況

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

自藍臺後段

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

言段規首爲策作難反智伯者也遂滅智